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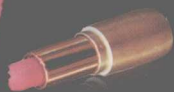
CAUTIONS

他们说我不物质，我只是独立而已；他们说我不现实，我只是成熟而已。渴望爱，但爱情不是全部。享受做女人，幸福由自己。

Chinese Edition of Bridget Jones's Diary



S女出没， 注意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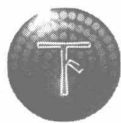


王芸
WANGYUN
作品
WORKS



王芸作品

S女出没， 注意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S女出没,注意/王芸著. 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-7-80220-328-0

I. S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7642 号

作 者:王 芸
特约编辑:一 草 李 鑫
装帧设计:熊琼工作室
版面设计:利 锐

S女出没,注意(下)

出 版 人:田 辉
责任编辑:王少娟

出版发行: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邮编:100044)

电 话: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zghbcbbs.com>

电子信箱:cpbh1985@126.com

印 刷:北京嘉业印刷厂

监 印:敖 晔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22

版 次: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20-328-0

定 价:42.0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Contents 目录

- | | | | | |
|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--|
|  | 001 第13首 | 分手快乐 | | |
|  | 032 第14首 | 十二楼 | | |
|  | 062 第15首 | 傻瓜 | | |
|  | 089 第16首 | 马路天使 | | |
|  | 117 第17首 | 马桶 | | |
|  | 147 第18首 | 大城小爱 | | |
|  | 177 第19首 | 我和上官燕 | | |
|  | 205 第20首 | 隐形人 | | |
|  | 232 第21首 | 噢买尬 | | |
|  | 261 第22首 | 是非题 | | |
|  | 290 第23首 | 走在红毯那一天 | | |
|  | 318 第24首 |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| | |

第**13**首
分手快乐

其实爱对了人
情人节每天都过
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
你可以找到更好的
分手快乐 请你快乐
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
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
你自信时候真的美多了

——梁静茹



d[. _ .]b

曹砚就那么站在周一一面前，两人在最初的对视中都有几许尴尬，周一一更是眼神闪烁，不好意思直视曹砚的眼睛，但曹砚很快就稳住了。

“我打你电话你怎么不接？”他用很正常的口吻问。

“你给我打电话了吗？”周一一慌里慌张去掏手机，“7255 这个？”

“对。怎么？你没存我的号码么？”

“……不小心删了。”周一一还号称是做主持人的，永远没有急智，说出来的几乎就是事实。

曹砚淡淡笑笑，把一张话剧票递给她，“我们进去吧！”

“你的其他朋友呢？”

“什么其他朋友？”

“……就，就我们两个？”周一一又口吃了。

“你还希望有谁？”

“……我，我以为你要请一大帮朋友来看，如果是我的小说上演，



我就会请一大帮朋友来捧场啊。”

“那是你。”曹砚的回答简短至极，把周一一噎住。曹砚带着周一一走往里走，乘坐电梯。电梯里遇到了熟人，曹砚还跟人聊了几句，没有介绍周一一。周一一并不失落，她只不过是注意到了这个事实。

他们进了小剧场找位子坐下。和曹砚挨得那么近，周一一脸颊绯红，还好剧场很快就熄了灯，周一一便在黑暗中继续绯红，耳根子滚烫。曹砚一直很稳，他没什么异常表情，专注地看着舞台。

话剧很快就开始了。周可不愧是周可，果然是才女，一个文字故事被她立体呈现后，更加跌宕起伏和荡气回肠，演员的精彩表演也令整体加分。曹砚沉浸在剧情中，虽然剧情是自己熟悉的，但依然有一种新鲜感。搞笑处观众爆笑，动情处观众落泪，一台戏的节奏尽在把握。

有那么一刻，曹砚觉得恍惚，站在舞台上的，好像不是男主角和女主角，而是自己和刘真。昔日重来，曹砚心中不由得翻江倒海，胸口堵得厉害。周一一偷偷看了他一眼，仿佛能看穿他在想什么。曹砚回敬她一眼，周一一心虚地把头转过去。

曹砚此刻并不像他表现的那么平静。他以前就把周一一当个新晋的朋友，一切交往也没有掺杂什么特殊含义，自从周一一吻了他之后，他才猛然醒悟，周一一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己有了好感。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他早就跟周一一表明，他们是哥儿们，他需要的只是友情。他以为提前打了招呼就没事了，所以一点没再往别的地方想。他还是大意了，他无意向周一一展示个人魅力，但他不应该忘记自己对成年女性的杀伤力。周一一虽然胖乎乎的，傻乎乎的，可再怎样也是个女孩子，相处之中动了心。

动心，这很麻烦。

曹砚不是没想过干脆别来往，彻底断了周一一的念想。他确实也这么做了，不动声色对他来说易如反掌。随后的几天，他根本忘记这件事，

电台也有一堆事情要处理。不过，自从周可告诉他确切的话剧上演日期后，他居然第一个念头是想请周一一看戏。曹砚又清高又倔，话剧上演的事，对其他朋友也没什么好宣扬的，但是周一一不同。因为，周一一很钟爱他的那部小说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别的朋友来捧场只不过是锦上添花，但周一一是小说的知音，这是他看重的。于情于理他都应该请。当然，他有顾虑。他怕周一一多想，这个时候好像不合适再有进一步的推动，会让误会更深。

转折点是他和妈妈的一次对话。前两天，他和尤医生为了庆祝电脑班的结业出去吃饭，尤医生问到了周一一。曹砚犹豫半刻，没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本来那也没什么，曹砚是一个成熟独立的男人，完全知道自己的分寸在哪儿。不过尤医生的一句感慨却让曹砚内心产生了动摇，尤医生当时是这么说的：“你最近好像状态不错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嗯，看上去很精神。”

“妈妈看儿子都这样。”

“医生看儿子就不一样，我说的是临床诊断，不带感情色彩。你最近是不是交女朋友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真的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最近，我见得最多的女人是周一一。”

尤医生听到这里，眼前一亮。这个眼神立刻被曹砚捕捉到了，“妈，你别多想，我们是朋友。准确地说，我当她是颗土豆。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！”

“真的。没有性别，只是在一起比较开心罢了，很轻松，没负担。”

尤医生一笑，没说话。

曹砚看着她，“妈，你居然没有指责我。”

“为什么要指责你？”

“我以为你会说，我过于轻佻之类的，符合您一贯的论调。”

“我从来不盲目指责，我只不过把我看到的事实提供给你，最后的结论都是你自己总结的。”尤医生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就好比这次，不管你把周一一当朋友也好，当土豆也好，客观事实是你们相处得很愉快，而且你觉得很轻松。真难得，我大概有两年时间没听到你这么说了。”

曹砚沉默着。

尤医生也不再说什么，她是很关心儿子，但她也不想做强势的妈妈，干涉儿子太多。

曹砚这时却问：“妈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想听你的结论。”

尤医生坦然地看着他，说了四个字：“一切随缘。”

就这四个字让曹砚想了又想。他很矛盾，因为周一一跟他以前交往的女人不一样。她最明显的优点是善良和可爱，而曹砚还不确定善良和可爱是否足以构成对自己的吸引，这是每个男人都能够理解的。不过，周一一性格好，又和他以前的女友们形成了强烈对比。他以前交往的女孩性格都很乖张。当然，一开始都是绵羊，最后都走向了乖张，令他对那类女人了若指掌。如果这次遇到的还是这类女人，他根本想都不用想，惯性都知道该怎么做。但周一一像个异类，不小心闯入他的世界，他以前的法则对周一一并不适用。曹砚本不是优柔寡断的人，他也不愿为这件事思考太久，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。正好在这个时候，周可打来电话问他，首演的票预留几张给他。

曹砚犹豫片刻，最后终于说，两张。

回到话剧中心的演出现场，话剧已经散场，曹砚带着周一一到后台跟周可打招呼。周可爱笑，浑身洋溢着真诚热情的气质，穿衣打扮和言谈举止无不散发着青年艺术家的味道。作为优秀的话剧导演和制片人，她成熟而自信，磁场像个小太阳，整个人闪闪发光。



周可看到曹砚，笑眯眯地问他：“怎么样，大作家？希望你对演出效果感到满意，我很紧张你会骂我，说我把你的小说糟蹋了。”

曹砚笑起来，“怎么会。我觉得很好，你知道我不会说客套话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对了，这是周一一，电台 DJ。”曹砚把周一一介绍给周可。

周可热情地伸出手，“你好，我是周可，我们是本家。”

周一一赶紧伸出手，“本家，你好。”

周可笑了起来，周一一看到她像看到了自己的鼻祖。在遇到周可之前，周一一已经很习惯别人说自己热情开朗，看到周可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热情开朗。周可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大家姐风范让她为之倾倒，而且一看她就是有才华能力又强的那种，亲和力十足，丝毫不会让人觉得压迫。这一切，应该都是源于自信吧，自信的女人果然最美丽啊。

曹砚跟周可聊了几句后便告辞了，周可还要给各部门开会，总结当天的经验和不足，这一般是话剧演出的惯例，尤其是新剧。

曹砚和周一一走出话剧艺术中心，曹砚说：“我今儿没开车，这儿不太好停车，怕找不着车位。走走吧。”

“好。”周一一又变成了言简意赅。

两人沿着安福路走。

“我妈的诊所下礼拜重新开张。”

“挺好。”周一一紧张地咽了口水，咕咚一声，怀疑曹砚已经听到了。

“你今天话不多啊？”

“我……一般都这样。”

“不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周一一认真地回答。

两人又陷入了沉默，暂时找不到新的话题。最后，还是周一一憋不住了，没话找话地说：“你的话剧会演多少场？”



“首轮大概 15 场吧，好像是。”

“那挺好的，”周一一僵硬地点点头，“会赢利吗？”

“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”

“哦。”周一一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
曹砚也觉得这氛围太闷人了，走了几步说：“我帮你叫车吧。”

周一一愣了愣，说：“好。”

曹砚走下人行道，看着远方。散场的人熙熙攘攘从身边经过，没有车。

周一一赶紧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自己走几步吧，这会儿可能打不着。”

“你一个人可以么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曹砚点点头，“好，那再联系。”

“嗯，谢谢你请客看戏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曹砚笑笑。

周一一也笑笑，虽然看着曹砚的脸，但是焦距虚掉，就看了个大概，没敢看他的眼睛。她挥挥手，头一低，就朝前走去，步伐极快，像逃跑。

曹砚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两秒钟，转身朝反方向走去。

周一一脑海里一片空白，暴走速度可以参加奥运会，唯有暴走才能让她平静。她对今天晚上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不满意，心中的狂乱难以形容。她现在只想回家，抡起被子蒙住头躲起来，明天一早醒来告诉自己什么也没发生。她很想时光倒回，自己没有来赴这场约，没有见曹砚，没有整晚在扮木头人。啊，快要疯了。抛开自己的表现不说，今天曹砚只请了她一个人，这算是约会么？如果这不是约会，那是什么？普通朋友见面？就像以前一样？但是，她和曹砚两人都明白，有些东西变得微妙了，不可触碰。如果这是约会，周一一就更沮丧了，她给自己打零分。

周一一失眠了。这是很少见的情况，怎么会这样？她打开 MP3，耳塞里的音乐轰鸣，她却懵然不知，两只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，却始终

也参透不了什么。她拿起放在床头的手机，翻到曹砚的号码，其实那个号码根本不用翻，删再多遍都没关系，那串阿拉伯数字在她脑子里固若金汤，如同他的样子一样挥之不去。周一一手痒了，不如说心痒，发一个消息给他，向他表示感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不对，好像刚才已经当面道谢了，显得画蛇添足。那，就跟他说自己到家了？不过现在已经是11点了，发什么都好像太晚了。算了，周一一不舍地放下电话。还是睡不着，最后索性一骨碌爬起来，打开电脑狂写广播剧。

第二天，马路看到她的两个黑眼圈惊呼：“孩子啊！你又熬夜啦？虽说我们电台要合并了，我们节目要玩完了，你也不用这么拼命啊！万一你把身体搞垮了，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不是要成为千古罪人？”

周一一懒得理他，“别假惺惺的了。”

马路翻翻眼睛又换了一副脸，凶神恶煞地说：“稿子呢？稿子快拿来！”

周一一把他拨开，“有本事你自己写。”

“啊呀，要挟我。”马路还要说些什么，周一一从打印机上拿了一叠稿纸，拍在马路桌上。马路惊呼：“已经写好啦？太好了，我们马上进棚！”

“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，你至少应该先看一遍吧？”

“还看什么看啊？你我还信不过？保证是妙笔生花，我们最后的咸鱼翻身就靠你啦！娃娃！”

娃娃：“到！”

马路打了一响指：“GO！”

二楼录音间，三个人又挤在一张凳子上，难度系数高达10，他们录制的过程丝毫感觉不到痛苦，每次都笑得半死。只不过这次录完了之后，三个人都有点怅然若失。马路在收听录制效果，周一一收桌上的稿纸。

娃娃忽然轻轻地说：“我们的广播剧要是一直做下去该多好，一定会火的。”

马路说：“现在已经很火了好吧？”

周一一笑笑。

“还有一个礼拜。”娃娃轻轻地像是跟自己说，但这句话让三个人都心生惆怅。

自从电台合并消息公布后，《路一十三》的告别宣传版头便在节目里滚动播出，滚着滚着，最后的这令人心碎的一个星期，便真的来到了。

周一，马路之夜。

马路和周一一都没经历过这样的大场面，浑浑噩噩也就粉墨登场了，只是在时间流逝的每一秒都有伤感暗涌。直播室，表面上两人还像往常一样，一边做着各人该做的准备工作，一边说着闲话，但两人心头都沉甸甸的，难以言喻。就在直播前的几秒钟，马路忽然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口刷的一下把窗帘拉开。

周一一默默地看着他。

他回过头来对周一一说：“我想挑战一下自己，我知道有点晚，但是……好过错过。我不能等我离开电台了，才后悔自己一直没有勇气尝试。”

周一一听了这番话立刻就要飘泪，咬牙死忍住，不仅死忍住了，还含着泪花对马路笑了。她赶紧躲闪地低下头，羞愧地想：“淡定，淡定。”

马路看到了那晶莹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马上抓住周一一的小辫子羞辱一番，而是把这份晶莹放在心头，体会它的美以及珍贵。对马路来说，好搭档的泪光在这个离别之夜，如同直播室暖黄的光线，会长存在自己记忆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

他即将按下播出键的时候，习惯性地看了周一一眼，周一一默契地对他点点头。马路手指一敲，按下了播出键。

活泼搞笑的大版头，接着是如诉如泣的告别小宣传版头，接着马路说话：“嗨，大家好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城最红电台娱乐节目《路一十三》，我是马路，马路天使的马，马路天使的路。我知道很多听众

都很期待我说错自己的名字，好，今天晚上成全你们。马路天使的天，马路天使的使。如果真的有天使，我一定会许愿，可不可以让时间停止在这一刻？”

“如果真的有天使，我一定会许愿让你闭嘴。直到今天晚上，你讲话还是一坨一坨的。”

隔着玻璃，周一一看到娃娃笑了，隔着玻璃，娃娃看到马路被噎了一下又强撑：“这就叫风格，我自始至终保持了风格。”

“要是平时一定抢你气口，但是，今天是马路之夜，我忍。”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谢谢——大叔。”

“不客气，马路姐。俗话说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希望明天周一一之夜你也能少说点话，不要抢我风头。”

“哈！”马路翻出经典白眼，“那要看我心情！”

周一一笑了起来，马路开始切入正题，“大叔跟我商量过，告别周的5天节目是不是要全部重新编排？但是我们后来一想，还是跟平时一样吧，这样大家会觉得亲切一点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也算我们节目有始有终。”

“大家发现没有，马路姐很注重形式，他很讲究有头有尾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希望《路一十三》留给大家一个清晰完整的印象。电台没了，回忆尚在，节目没了，风格长存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

“亏你还笑得出来，看样子你也不是真的那么难过。”

“阴险男主播，你以为你这么说大家就会信你么？请珍惜节目资源，不要无谓浪费听众宝贵的时间。”

“好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们就迅速进入第一单元——”

周一一凑近话筒，踩着马路的节奏，两人分毫无差深情无限地说了一句：“数蛤蟆！”

听众电话 call in 之后，马路就开始接客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周一一微

笑地看着马路手忙脚乱的样子。数蛤蟆单元结束后，马路按照节目流程，还公布了自己今天要有一份神秘礼物送给听友的消息，听友们的短信更是不断地涌进来，表达对节目以及对马路的留恋。

“本以为你们会陪我走过高三，但你们比我先毕业了，祝福你们。”

“马路姐，——大叔，放首张震岳的《再见》吧，我记得歌词中写：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要离开了呢。”

“马路姐，虽然你超爱抢话，爱绕弯路介绍歌，爱讲冷到不行的笑话，但也正是这些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熟识了一个单纯、自我、乐天派的大男孩！”

“因为你们，让我在孤独的时候笑到不行，让我在笑的同时却充满了泪水。《路一十三》承载了太多东西，那些都是我的宝贝。一直想打电话可就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在广大上海听众面前丢脸。”

“马路、——啊，我是你们的铁杆粉丝哦，从开播第一天就有缘听到了你们的节目，直到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。反复听着你们的声音，感受到你们真实的温暖，听你们的节目总是那么开心。”

“999 不在了，马路接下来会去哪里呢？我们还能听到你的声音么？无论你主持什么节目我都会追随的。你会不会怀念和——大叔抢话筒的日子？”

“从小就喜欢幽默，并认为自己是个很幽默的人，一般不会轻易觉得好笑，这样自然也不好，笑点太高，活着太累。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，狂笑着从椅子上摔下去是常有的事，经常把老妈吓得推开门来一探究竟。”

周一一不停地刷新短信平台，看得极其认真，“哇，大家还有什么溢美之词，统统发来吧！越多越好，哈哈。”

马路立刻补了一句：“不过今天是马路之夜，请大家主要赞美我，至于我身边的这个人大家可以忽略不计。”



周一一摇头叹息，“虽然我知道，我们的散伙让大家不好受，但也请大家为我祝福吧，离开这种搭档，我只会过得更好。”

“切，那很难讲。搞不好，你会背地里思念我，想起我就抹眼泪。你暗恋了我这么久，离开也是一种解脱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周一一仰天长笑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打印纸来，“被你不幸言中，既然你自我感觉这么良好，那就再送你一程，让你美得冒个鼻涕泡。”周一一说完，不急不慌地展开纸，清清嗓子。

马路陷入慌乱，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难道，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？你要公开给我念情书么？”

“美不死你。各位《路一十三》的亲，现在我手上是两封信，一封是娃娃写给马路的，一封是我写给马路的。先念娃娃的。”周一一作势要念，又顿了顿，故意看马路一眼，“我念喽？”

马路的大眼睛骨碌骨碌转着，紧张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哇，果然不出所料，”周一一对着玻璃窗外说，“娃娃，他真的被吓到了，我们的效果达到了，哈哈！”

“你们搞什么鬼？什么信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马路急得要去拉周一一的话筒。

周一一打开他的手，“别动，不要破坏我的情绪，我要念了。”周一一静了静，开始念了，“马路，一一姐让我背着你给你写封信，嗯，还真伤脑筋呢，因为不知道要写什么。每天在一起工作的同事，也是好朋友，突然要一本正经地说话还满尴尬的……”

念到这里，马路忽然回过神来，插了一句：“等一等，我要放点背景音乐……”他在电脑上调出一曲纯音乐，“好了，请继续。”

周一一不满地咛了一下，警告说：“别再打断我……我是看着《路一十三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，老实讲，当初你起这个名字就够另类的了，



我还暗地里为你捏把汗。没想到，你遇上了更为另类的——姐，从此改变了命运，有那么多的听众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原来，马路你的才华以前真的是被埋没了，这就是自从你做了《路一十三》后我最想对你说的话。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想对你说的话，让我们竖起大拇指一起说——马路是个好DJ！噢耶！”

周一一念完了，先抬头去看导播室的娃娃，娃娃朝她眨眨眼，周一再去看马路，马路有点惶惑不安，他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煽情的场面，内心显然受到震动，但表面又想竭力掩饰。周一一揶揄他：“哟，这已经感动得不行了？我还没念我的呢，重磅炸弹噢！”

马路紧张之余，本能地还在跟她打嘴仗：“你人是重量级的，所以扔什么都是重量级的，我也并不感到吃惊。”

周一一皱眉对着娃娃说：“娃娃，我能修改节目流程么？我临时决定不念我的信了。”

娃娃捂着嘴。

周一一斜了马路一眼，“算了，写都写了，听好了啊！”她正要念，马路又紧张地打断她：“等一下，我换个背景音乐。”

“你怎么那么磨叽呀！”

“这样才能表示是两封信，两种氛围啊！作为《路一十三》的节目制片人，我对节目品质一向要求高，即使是告别节目水准也要不落人后。”

“制片人阁下，请问我现在可以念了么？”

“你老早就该念了。说了这么多无谓的话，纯属浪费节目资源。”马路回起嘴来的功力才是不落人后。

周一一叹气摇头，开始念信：“马路，你好，我是一一。我终于找到念信这样的方式让你可以在节目中完全消失，这一刻，主播台成了我的地盘，你仿佛已经消失不见，太棒了。没有了你在耳边聒噪，世界变得好清静。为了享受这难得的清静，我要多说点话才行。在即将分别的